

# 百姓老故事

● 英子 刘振峰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T249621 \*

# 百姓老故事



英

子

刘振峰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 百姓老故事

英子 刘振峰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老故事/英子、刘振峰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0.5

ISBN 7-5008-2276-6

I. 百… II. ①英…②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182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次: 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11.75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9.8元

## 目 录

|                   |     |
|-------------------|-----|
| 祖先故事 .....        | 1   |
| 姑娘坟 .....         | 14  |
| 失踪的大舅爷 .....      | 34  |
| 顾二奶奶 .....        | 46  |
| 外婆外公 .....        | 58  |
| 住店不住店,先吃一碗面 ..... | 70  |
| 聚散离合一家人 .....     | 80  |
| 郑大风的知青生活 .....    | 92  |
| 男娃豆末 .....        | 103 |
| 李老头 .....         | 113 |
| 少女明香 .....        | 122 |
| 爬卡子 .....         | 130 |
| 吃饭问题 .....        | 139 |
| 一个妇人和她的树 .....    | 154 |
| 张哲出逃记 .....       | 169 |
| 五婶五叔 .....        | 182 |
| 宝库进京记 .....       | 191 |

|                     |     |
|---------------------|-----|
| 最后的缠足者 .....        | 204 |
| 岳彩云 .....           | 209 |
| 大姑夫 .....           | 219 |
| 爸爸妈妈的青春(一) .....    | 225 |
| 爸爸妈妈的青春(二) .....    | 231 |
| 喜子哥 .....           | 243 |
| 高兰的青春往事 .....       | 252 |
| 考学 .....            | 263 |
| 杨子忱人生传奇 .....       | 271 |
| 志愿军英模尹继发 .....      | 283 |
| 未婚的表姨 .....         | 296 |
| 活着,多好 .....         | 307 |
| 1945 年 8 月的长春 ..... | 314 |
| 寻找奶娘 .....          | 320 |
| 死在理想之地 .....        | 328 |
| 齐外婆的首饰盒 .....       | 342 |
| 三丽人 .....           | 356 |

## 祖先故事

大概从我太爷爷那辈子上,我家就住在河南云阳的小镇上,我一说到云阳是个小镇子时,我爸爸一定会强烈反对的。他反反复复地说云阳不是个小镇子,而是当时南阳一带的商业重镇,是方圆几百里地的生丝集散地,还是南阳玉器的产地,也是后来的南召县县治(旧时县政府的所在地)。每到收丝的季节,会有很多走水路赶来的商人们赶到云阳镇住下来,这些口音怪异服装怪异的人们给这座位于伏牛山里的、人口不过几千的小镇子带来了畸形的繁华。小镇里渐渐有了古老的宅院和店铺,有了较通达的信息和有改良意识的人们,有了很有名气的先生和学堂,也有了一些像旧电影里那样的客栈和饭铺子。

当然这都是我爸爸告诉我的。90年代我去云阳镇时,看到的只是一个狭小闭塞贫寒的小镇子,四乡来的山民们衣裳破旧,表情木讷,卖着价钱低廉的果菜,我一点也看不出它昔日的繁华。

我爸爸为了证明他的话有道理,他甚至不惜说出当时镇子上有很多的烟馆和无数抽大烟的男人和妇人们。

我爸爸说的是1905年前后,更精确的时间我说不太准,我是根据我爸爸的年龄推算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在远天远地的南方是不是烟馆林立灯红酒绿,因为那无关我家的事,我知道的是云阳镇上民国初年已经到处弥漫着大烟的“香”味了。

当家主事的我太爷爷余兰祥生得高大英俊,宽肩细腰,他穿着家织的柞丝长衫,青布宽脸的布鞋,漆黑的大辫子潇洒地在身

后摆来摆去。太爷爷早年在学堂里书读得很好，字写得很好，是个顶尖的青年。除此之外，我太爷爷还有一身武功，他骑马善射，百步穿杨，还会舞弄几样现在已叫不出名字的兵器。我太爷爷是云阳镇上少有的能人。

这年秋天，正值清朝的武状元开考，我太爷爷余兰祥就约了同乡们，去南阳的考场应试。

同去的四个年轻人，都是镇子上体面人家的子弟，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李家公子，他的书念得不如我太爷爷，武艺更在我太爷爷之下远矣。李公子知道自己没有多少真功夫，本无心去考武状元，但有人给他出了好主意：“你让余兰祥替你考，让他连考两场，一场算他的，一场算你的。那考场上人多得很，考官们老眼昏花又离得远，花点钱在门口衙役那里打点一下，没有人能看出来！”

李公子连连点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即提了几封果匣去求我太爷爷，李公子和我太爷爷自幼同窗，二人感情甚好，李公子愿意给我太爷爷出路费和一切费用，雇了大马车送我太爷爷去南阳赶考。受人吹捧的我太爷爷此时年轻气盛好不得意，根本不拿这多考一场当回事。我太爷爷拍拍胸膛应下了李公子：“走，到那里我就让你披红戴花地回来！”

李公子笑得差点断了气。他叫家人连夜给我太爷爷炸了油馍油糕，咸猪肉煮了几大块，还结结实实地带足了一篮子煮鸡蛋。几个少年公子第二天一早就坐着大马车上了路。

这一辆满载希望的大马车一路扬尘奔出了云阳镇，大鞭子甩得“噼啪”作响，又欢叫着奔跑在通往南阳的土路上。百十多里的行程上他们看到的都是成熟的庄稼，清澈的小河和穿着土布衣衫的清秀村姑，飞来飞去的叫喳喳鸟似乎是给他们引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诗兴大发，一路上定要作几首诗的。

很快就到了南阳的考场，四位公子安顿下来准备应试。我太爷爷天天起得很早在梅溪河边纵马奔驰，穿过无人的杨树林时，我太爷爷英姿飒爽地连连飞身射箭。我太爷爷潇洒得意的

样子被应考的众多年轻考生赞不绝口。看来，我太爷爷余兰祥定能成为本场的武状元。

李公子相信我太爷爷的功夫，他信心十足地忙着上上下下托人打点。李公子只是生怕我太爷爷上场时出了纰漏，李公子的银子真花了不少。

上考场的日子到了，李公子的名字排在我太爷爷前面，我太爷爷听到李公子的名字应声而起，利落地把辫子盘在脖子里，紧了紧腰间的丝带，飞身上马，轻灵地在考场上扬鞭飞奔，不时做着种种难度很大的动作，好不干净漂亮又抢眼。一旁混在人群里的李公子暗暗叫好，有了我太爷爷的壮举，李公子也做了升官发财的梦。

我太爷爷骑在马上飞身射箭，那箭疾飞而去正中靶心，我太爷爷考了个甲等，不过这成绩记在了李公子名下。李公子千恩万谢，当场许下回家后大摆宴席，还送二百两银子给我太爷爷开销。

接下来，我太爷爷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才叫到我太爷爷的名字，有了上场考的经验，我太爷爷意气扬扬纵马奔驰，那飞飘在风里的辫梢上都写满太爷爷的得意。我太爷爷决心来个两连冠，再拿个武状元回家去。

正当我太爷爷骑马绕场飞奔的时候，一件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太爷爷骑着的那匹马踩在了一块尖利的石片上，那石片毫不留情地刺进马蹄子里，只听得马一声嘶鸣，猛地跃起又跌下，把正在马背上春风得意的我太爷爷摔了下来！

全场顿时哄笑起来，我太爷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跌在了尘埃之中。我太爷爷满面尘土丢尽了脸面，我太爷爷好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

太爷爷并没有摔伤，但却失去两连冠的机会。

回去的路上，我太爷爷一言不发，脸色铁青。我太爷爷只觉得一腔热血都涌到了头上，他很想把自己的胸膛上开个口子，让那沸腾着的热血流出来。

活脱脱把一顶乌纱送给了他人，我太爷爷怎能不窝火！

李公子也是无话，李公子偷偷看着我太爷爷的脸色心虚得很。李公子没料到结局会是这样，李公子也乱了方寸。

其他两位公子的成绩如何，因没有人说到我也无法考据了。总之大马车没有了出镇时的张扬，于一个黄昏默默无声回到云阳镇上。

李公子没有请客大肆铺张，李公子和他的父亲做出了一个很公允的决定：把李家一间很红火的生丝行交给我太爷爷去经营，租期 25 年，不收任何费用，25 年里听凭我太爷爷管理这间铺子，享用它的全部收入。25 年后，当李公子告老还乡，我们余家也许有了足够的积蓄，说不定还有了几处铺面呢！

那是一间很大的铺面，位于云阳镇小东关，南来北往的人都要从这间铺面前走过，地理位置一流。李家把这间铺子给了我太爷爷，应该说李家是厚道的，这谢礼算得上很重，李家把事情做得功德圆满。

因为有了这间丝行，我太爷爷满腔沸腾的热血总算沉静下来。他板着脸去看了这间铺面，在朱红而明净的太师椅上坐着抽了袋烟。铺子装饰得体面，一应家什齐全，人来人往很是红火。我太爷爷无言地在铺子里外走了几个来回，无言地想了想自己的过去未来，他把脚一跺说：“也罢，就这样过吧！”

我太爷爷接下了这间生丝行，李公子也安心地走马上任去了。我太爷爷得到了一个掌柜的身份，李公子可以当官发财，两人扯平了。

“咱命里没有官运，生就土里刨食的命！就在这云阳镇过一辈子吧！”我太爷爷回家后对太奶奶说，他说这话时口气平静了不少。

于是我太爷爷不久正式成为小东关的“余大掌柜”。我太爷爷把这间原来只做生丝和山货生意的铺子改造了一下，一半在收丝季节仍然收丝，一半却做了点心铺子，制作一种粗糙的烤糕和发糕似的東西。这点心镇上的人可用来走亲戚看朋友，

也可以用来给小孩病人产妇吃，乡下人在镇子上卖了山货，也会捎半斤回去给他的老娘和小孩尝尝。

有了这间点心铺子，我家的铺子无论冬夏都有红红火火的生意做，我太爷爷到底是聪明人啊！

生丝、山货和点心，后来又有了摆满山外红红绿绿的针头线脑的杂货柜，余家的生丝行货物齐全生意灵活，在镇子上名气很大。我太爷爷虽然没有当上武状元，但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李家的武状元是我太爷爷给的，厚道的小镇人仍拿我太爷爷当武状元看待。我太爷爷被众人推举为镇子上的商会会长，主持着云阳镇上的大小事宜，30多岁的太爷爷穿着细致的柞丝长衫和细致的宽脸青布鞋在镇子的小街上走过时，谁都会对他点头微笑。

可不知为什么，我太爷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去南阳参加过武状元的会考，我太爷爷似乎对他眼前的身份很满意。

这时，我太爷爷已捧上烟枪，他和我日见肥胖的太奶奶不再辛苦做事，常常一起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余家的铺子收入颇丰，余家还有30多亩田地乡下出租，租子也足够这一家人的口粮，余家大掌柜又是地方上的绅士，他当然有权利躺在烟榻上品尝生活的美好了。

15年的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15年里我大爷爷余炳南，我爷爷余渭南，还有三爷爷余湘南都已成年娶妻，他们从小就看到自己的父母亲整天躺在烟榻上无所事事，吃穿不愁的兄弟三人成年后也抽上大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久我家由两杆烟枪发展到5杆烟枪，有着5杆烟枪的余家大院里终日烟雾腾腾。

这时天高地远的北京城已从清政府变成了民国，贫穷的伏牛山的山民们只知道外面的世面乱成一团。繁华的云阳镇四处刀客出没，杀人越货打家劫舍时有发生，云阳镇人已如惊弓之鸟，他们在我太爷爷的号召下集资修了城墙，还有地方武装日夜防范，以备哪天山里的胡子们攻打进来。

胡子们早就盯着云阳镇的这块肥肉了，镇上商人云集，铺面很多，随便哪家不能诈出个千儿八百的！果然，这一天百十号胡子在一个清晨齐集在镇外的河边，刀光闪闪，马蹄踏踏，喊声冲天地围住了云阳镇。

镇子里的青壮手拿土枪土炮都去了前沿阵地，拼死守住他们的家园，顿时杀声一片血光一片。几天过去了，胡子们人困马乏，也没有冲进云阳镇，他们恼怒地放了一把火，这才打马而去。

这把火正放在小东关附近，城边连成一片的草房烧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到我家大院。我养尊处优的太爷爷从烟榻上惊跳起来，拼命喊叫着让伙计救火。小东关一带早已成了火海，太爷爷那软弱的喊声不一会儿就被更猛烈的火势淹没了。

太爷爷和太奶奶眼看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家毁于一旦，红通通的火着了又熄了，他们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们跌坐在院外的地上，在烟雾弥漫中看着他们的家院和铺面颓然倒下，渐渐化成一堆飞灰。直到最后人们把太爷爷和太奶奶搀到一间幸存的下房里时，他们才看到自己手里还紧握着烟枪。

除了烟枪和他们身上的衣服外，余家的财产抢出来的不多，房屋多数倒塌，木质的铺面荡然无存，库房里积存的山货和刚刚收进的生丝都成了灰烬，这些货物押上了我太爷爷的一多半资本。余大掌柜在那一刻颓然老矣，他那让人敬畏的柞丝长衫和青布宽脸鞋突然蒙满了灰尘。

我太爷爷又一次感到了15年前的那种热血沸腾，这种滚烫的鲜血直冲他的心口，他感到自己快要炸开了。

多年里余家外强中干，余家的5杆烟枪就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吸进了每年余家生丝行的大半收入。遭受战火的我太爷爷无力把生丝行重建起来。

我太爷爷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里余家清锅冷灶似没有人烟，到了第四天太爷爷借着大烟的力量下了地，他想到了一个可以帮他的人，他想到的是还在外面做着官员，家中颇有些积

蓄的李公子。

李公子的老父母当然听说了余家的事情，他们想到余兰祥对李家的贡献，想到这铺子再过 10 年就会收归李家，大批的生意客户不能空闲着让别家抢了去，所以很快同意出一半钱帮助我太爷爷把生丝铺子重建起来。我太爷爷得了这话浑身陡然长了力气，他从位于镇中的小石桥李家走向房倒屋塌的小东关时，脚下竟带起阵阵轻风。

我太爷爷回到家里，三把两把脱下了身上的长衫，把衣襟紧了紧，一步跳到倒塌的铺面里，用力推倒了一根烧焦的木柱。太爷爷回身对愣在一旁的伙计们喊道：“快把这里清出来，马上会盖一间更好的房子！”

这年，我太爷爷已年过 50，已近老境的太爷爷突然感到自己有一种创业的冲动。

铺面真的很快盖好了，还是那么宽大，我太爷爷又穿上了体面的柞丝长衫和青布鞋，我太爷爷走在云阳镇上依然威风八面。几年的生意做下来，余家又有了积蓄，我太爷爷这一次没有投入更多的钱囤积山货，他怕不知道哪天胡子们再烧一把火烧了他的库房。我太爷爷就拴了一挂大车在外跑脚，还把乡下的 30 多亩地扩展到 50 亩，剩下的钱，还得维持余家的 5 杆烟枪。

日子平静地过了 7 年，这时我爸爸已两岁了，我爸爸小时候余家点心铺的生意正火，我爸爸每天都能吃到自己家出产的烤饼烤糕油炸麻花之类，而其他人家的孩子们只能闻着余家点心铺子里发出的香味咽口水。

到了第 8 年悲剧重新上演，胡子们再次攻打云阳镇，再次失败后胡子们又放了一把火，这火又烧了我家的铺子。经过两次战火的余家已空虚，持续了多年的 5 杆烟枪耗去了余家全部的收入。这一回，我太爷爷又去求李家帮助再建铺面时，李家拒绝了。李公子已告老还乡，他想把铺面收回来自己做生意，况且，当年讲定要 25 年后收回铺面，此时已 23 年多了。

太爷爷再一次热血沸腾，他刚刚走出李家大院就感到胸前一阵火热，紧接着一口鲜血就从太爷爷嘴里喷溅而出。太爷爷终于吐出闷在他胸口 23 年的那股热血，太爷爷吐过后就昏倒在了大街上。

这下我家乱成一片，我太奶奶哭着喊着请郎中给太爷爷治病，便有云阳镇上的郎中们穿梭一样在我家出出进进。这些面色灰黄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大烟味的郎中们一个个表情庄严神圣，他们一面摇头晃脑地诊脉，一边想着如何从太奶奶那里多诈些钱出来。太奶奶昏头昏脑地听着这些江湖郎中的胡言乱语，一遍遍卖掉自己的首饰和家里值钱的东西，去换他们那些一文不值的偏方秘方。遍尝人间苦果的太爷爷几个月后撒手而去，在他厚厚的棺木里，太奶奶郑重地给太爷爷放进一杆烟枪。

余家大掌柜死了，余家铺子倒掉了，余家很快败落，余家的三个成年的男丁：我大爷爷余炳南、我爷爷余渭南和我三爷爷余湘南却都视大烟如命，即使在如此困苦之中也不肯丢下烟枪重新创业。他们弟兄三人在太爷爷去世后很快分了家，分家后的余家便更加显出败迹。

也许是我爷爷们大烟抽得太多，也许是他们的生活转折得太快，两年后，我中年的大爷爷和我年轻的爷爷也相继故去，而我的三爷爷余湘南早已过继给他人，所以余湘南名义上并不是我太爷爷家的男丁。

也就是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家主事的男丁们纷纷倒下再无一人能顶门立户。

我家的烟枪也由原来的 5 杆剩下了一杆——太奶奶的那杆，在民国 22 年的时候，就连余家飘出来的烟雾都是少气无力的。

曾经红火一时的余家生丝行销声匿迹，因为要接连不断地发送这些英年早逝的男人们，我太奶奶卖掉了余家的马车和一些田地，余家最后还剩下 30 多亩地和三间草房，急转直下的

余家人在两年内分而又合，破烂的草房里住着余家的两代三个寡妇——我太奶奶，我大奶奶和我奶奶。

还有三个孩子——我爸爸 8 岁，叔叔 4 岁，小姑姑刚满月。

孤儿寡母的日子也要过下去的，好在我大奶奶梁氏和我奶奶郑秀玲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嫁到余家来也没赶上几天好日子，倒是日日夜夜和这些抽大烟的男人们生气担忧。现在生活的担子一下子落到了两位奶奶身上，两个奶奶果断地擦干泪水，把身上洁白的丧服脱下，她们打置了纺车，从此她们也像镇子上那些贫苦的妇人一样，夜夜纺线到天亮。

乡下还有 30 多亩地的租子，再掺些瓜菜足够这孤儿寡母一年的口粮，两个奶奶有点钱的时候，她们就给自己的婆婆、我的太奶奶买烟土抽。我太奶奶虽没了昔日掌柜婆的威风，但家里还有两个儿媳服侍着，还能抽到最好的烟土，太奶奶并没有受多少苦。

苦的是我奶奶和大奶奶，她们夜夜纺线，日日给别人做鞋做衣，却不肯多花一个铜钱，她们的钱都用在了婆婆的烟枪和儿女的学费上。我老爸就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候读完小学和中学，我老爸读书十分刻苦，一手毛笔字写得周正体面，深得先生们的喜爱。

转眼到了 1941 年的秋天，这一年，河南大旱，从夏到秋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我家原来指望作口粮的租子一颗也没有收上来，粮价飞涨，饥饿的人们都跑到伏牛山里挖野菜充饥，很快连附近的野菜也挖完了，人们想吃到野菜就要结伴去有 20 多里路的深山里去挖。

没有男丁没有田地也没有任何积蓄的余家一门孤寡，仅有的一点指望也被老天掐断，她们面临着生活绝境。此时我 16 岁的老爸是家中惟一成年的男子，又读过中学，太奶奶和我的奶奶们不约而同地把求生的目光落在了这个少年的身上。

“去闯闯！我去外面找事来做！”我少年的老爸在一个清晨

穿上他认为比较体面的长衫，去到外面找事来做。老爸走出门后，一路打听，他马上打听到一个消息：县田赋管理处正要招收一名录事，条件是年轻体面，字写得好。

我老爸听到这一消息心中暗喜，他认为自己正合标准：我老爸9岁时发蒙，7年里已读完了县中学，写得一手好文章，



大奶奶余庞氏



奶奶郑秀玲

一手正楷字深得先生们的喜爱，更重要的是我老爸继承了我太爷爷的风度，16岁的少年儒雅秀气，身材高大。

终于盼到了开考的时候，我老爸一清早赶到县田赋管理处门前一下子傻了眼：他看到黑漆大门前早排着黑压压的长队，足足有二百人在那里等待着，都是和老爸一样的读了书的年轻人。可衙门里只招一名录事呀！这么多的人在争这个饭碗，我能行吗？我老爸满头大汗，差点就要逃开了。

我老爸一回头看到我奶奶站在人群外面，我奶奶刚刚40岁，却过早地有了白发。我奶奶很瘦弱，搦着小脚站立不稳，老蓝色的破衣被风儿扯动着。我奶奶手搭凉篷担忧地看着这涌来涌去的人群。

我奶奶挎着一个柳条篮子，她刚刚卖掉几天来纺出的线穗。卖掉这些线穗子，还要去给太奶奶换大烟土。我奶奶早没有属于她自己的需求。

四周都是低矮的草房，居住着饥饿贫苦的人们，几缕炊烟懒懒散散，街上没有食物的香气。黄瘦的孩子咬着菜团子挎着大筐子向山里走去，他们走不了多远就坐下来喘息一会儿。褴褛黄瘦的山民逃到了云阳镇上，以为这里能找到吃的，可他们最终会倒在这里的。

我老爸的眼睛湿了，他抹了把脸，握紧拿在手里的蓝布包，那包里包着老爸的笔和砚台，我老爸从今天起就要靠它去大千世界里讨生活了。

我老爸镇静地站在了二百人的队伍里，无言地等待着，一直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焦急的人们推来拥去引颈翘首，挤在队伍里的我老爸长衫已被汗浸湿，但我老爸一直站得很直很坚决，他目光清澈，神情安详，他不想退缩。我相信此时我太爷爷的灵魂正附着在这个少年身上。我老爸像他那位几十年前走向清末武状元考场的祖先一样成竹在胸。

还有人向这里涌来，真不知道有多少饥饿的贫苦青年想到这个机会。人群外的我奶奶轻轻叹了口气，慢慢转过身去走